

老枪

凡一平 著

一段扑朔迷离的国恨家仇往事
一曲荡气回肠的民族大义之歌

LAO QIANG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一段扑朔迷离的国恨家仇往事

一曲荡气回肠的民族大义之歌

老枪

LAO QIANG

凡一平 著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老枪 / 凡一平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96-3396-1

I.①老… II.①凡…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2700 号

书名: 老 枪

作者: 凡一平 著

出版人: 唐 伽

责任编辑: 宋潇婧 刘冬梅

装帧设计: 许含章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566503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5.2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6-3396-1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第一章/001
第二章/004
第三章/011
第四章/015
第五章/018
第六章/033
第七章/038
第八章/044
第九章/050
第十章/052
第十一章/056
第十二章/065
第十三章/067
第十四章/077
第十五章/080
第十六章/082
第十七章/084
第十八章/089
第十九章/092
第二十章/099
第二十一章/103



第二十二章/107	第三十七章/175
第二十三章/111	第三十八章/180
第二十四章/117	第三十九章/182
第二十五章/123	第四十章/187
第二十六章/132	第四十一章/189
第二十七章/138	第四十二章/193
第二十八章/141	第四十三章/197
第二十九章/147	第四十四章/200
第三十章/152	第四十五章/203
第三十一章/155	第四十六章/206
第三十二章/158	第四十七章/215
第三十三章/162	第四十八章/217
第三十四章/166	第四十九章/224
第三十五章/171	第五十章/229
第三十六章/173	第五十一章/239

第一章



鳄鱼浮在水面，像一根老木头。它纹丝不动，污浊的眼睛看着向它瞄准的枪支。它显然把欲要它命的三八大盖当成打狗棍了。它不是狗，所以它不怕。它是鳄鱼，是一条油榨河里横行霸道的鳄鱼，是鳄鱼群的老大，是河中之王。在这之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动摇它和它的族群在河里独霸的地位。它什么都不怕。

围剿鳄鱼队伍有九个人，他们分别在三只船上，从左、中、右向鳄鱼靠近。三个射击点的角度形成交叉，把鳄鱼置在火力点上。鳄鱼在即将喷射的枪口中，已经像一块肥肉。

岛田小队长举着军刀，他站在居中的船只前头，指挥着他的队伍。射手们并不看他手里的军刀，但是，他们比任何人都期待他的军刀像砍人一样劈下。

两岸上，人密密麻麻，旌旗招展。但是，非常静寂。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看着河里吃人的鳄鱼和要除掉鳄鱼的日本兵。在“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横幅下，几面大锣大鼓像充实的仓廩，稳重地摆放着。健壮的鼓手、锣手，还有乐手，翘首等待枪杀鳄鱼之后，敲响胜利的锣鼓和吹奏欢喜的乐曲。来自泰国、菲律宾、缅甸、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

新西兰、日本以及中国汪精卫傀儡政府的记者，争先恐后，挤成一团。他们的摄影机和照相机也像长枪和短炮，对准了目标。这些应邀而来的记者们，将在第一时间记录下日本兵“为民除害”的动人场面。

岛田小队长的军刀当机立断地劈下了。射手们扣动扳机。“啪啪啪”的枪响过后，只见方才鳄鱼浮定的地方掀起一股水浪。鳄鱼在水浪中腾动翻滚。

“打中了！”一边岸上有人高呼，人们顿时欢欣雀跃。另一边岸上的人们紧接着也沸腾起来。两岸人声鼎沸，鼓乐喧天。

水浪在人们的欢呼中降落、减弱、消失。河水恢复平静、澄碧。人们期待的鳄鱼尸体并没有浮现在水面上，就连鲜血也看不到。

岛田小队长着急起来，他指挥射手不断地朝水里打枪。但打进水里的子弹，都不过如雨点一样，不起大的波动。

欢呼的两岸戛然沉静。

没有收获的岛田小队长像一头困兽。他忽而跳到船头，忽而冲到船尾，把船只动荡得像一只摇篮。

突然，鳄鱼纵身跃出，将摇荡的船只顺势顶翻。岛田小队长和两个射手连人带枪掉落河里。

现在，跃动在水面的已经不是一条鳄鱼，而是一群。它们和落水的日本兵搅在一起，咬住他们的腿、手和脖子，把人往深水里拽。

另外两只船上的射手面对与鳄鱼肉搏的战友，只能干瞪眼。

他们朝天空放枪。

岸上的人们觉得，那朝向天空的鸣枪，怎么看怎么听，都像是为尚在水里挣扎的日本兵提前送葬。

果然。

鳄鱼群将三名日本兵拽下深水。河面一时清平如镜。

忽然，澄澈的河水冒出一汪鲜红。接着，一个人从水里跃将出来，像

是一条直跳的大红鲤鱼。他的上半身高出水面,然后迅速地下坠,只剩一个脸,仰露在水面上。

是岛田小队长。

射手们急忙将他救起。他还活着,只是身体左边的整个手臂已经没有了。

这还是幸运的。因为,另外两名被鳄鱼拽下深水的士兵,再也没有浮起来。

三天后,人们在油榨河的下游发现了这两名士兵尸体的残骸。

这是 1942 年秋天,发生在壶瓶山镇的故事。

第二章

这样隆重的葬礼在壶瓶山镇史无前例。

戏台上，两个日本兵的巨幅遗像镶嵌在黑色的幕布中央，他们分别是伊三下士和森山下士。

鲜花簇拥着两口硕大的棺材。棺材边，分别是四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和皇协兵，他们并肩站立，共同守护着五天前被鳄鱼咬死的两个士兵。他俩生前是下等兵，但是他们死后却享受着至尊的殊荣。

当然，岛田小队长也待遇不薄。他破例站在了戏台下悼念队伍和群众的最前列，与伊藤大佐、川村中佐、陈敬斋省长、陆耀延司令等日中军政要员站在一起。这待遇是他以失去左臂的代价换来的。他现在还被护士搀扶着。本来，他是不该来参加今天的葬礼的，因为他断臂的伤口发生了感染。但是他一定要来，死活都要来送别比他不幸，抑或因他指挥不当而失去性命的战友。

现在看来，岛田小队长并没有指挥不当的责任，因为他荣耀地和他敬重的伊藤大佐以及他佩服的川村中佐并列在同一排位置上。这还是伊藤大佐亲自安排的。在步入葬礼现场之前，伊藤大佐特别接见了，向他表示慰问。随后，伊藤大佐牵引他步入现场，指定他站在现在这个位置上。

而伊藤大佐亲爱的女儿伊藤星子,却只能站在后排。

伊藤星子虽然在后排,并不意味着她遭人忽视和冷落。她漂亮的容颜和随意、任性的行为,让多数的日本官兵和皇协军官兵为之侧目和倾倒。

比如她的脸上没有悲伤,只有好奇。但她不是对死去的日本兵或那两口棺材感到好奇,而是对壶瓶山镇感到好奇。

这个镇子实在是很特别,很美。

伊藤星子跟随父亲一进入这个镇子,就有这样的感觉。

首先她很惊讶,在战火连天的中国,居然还有保存得如此完好的镇子。古街老宅、青砖黛瓦、亭台楼阁、绿水石桥,全然没有被炮火烧灼过的痕迹,甚至连污染都没有。这真是很奇怪,因为她在中国所到之处,无不是断垣残壁、硝烟弥漫、哀鸿遍野。唯独只见到这个镇子,街坊平安、百姓平安。当然,在来中国之前,她知道这个镇子。因为,这是父亲曾经来过、住过并且念念不忘的镇子——壶瓶山镇。父亲对这个镇子的眷恋和痴迷,也让她好奇和向往。因此,她不顾母亲的反对,来到中国,找到在五年前就已重返中国的父亲。恰好,石门县壶瓶山镇发生了日本士兵被鳄鱼伤亡的事件,作为石门县日本占领军最高长官的伊藤大佐前往慰问和吊唁,她得以跟随父亲而来。

她本以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想不到,危亡的中国,仍有和美的镇子,像一个破碎的家中,尚存一幅没有焚毁的图画。

伊藤星子脱离吊丧的队伍和群众,因为她发现戏场的边角有一只猫。那猫一动不动,蜷缩在那里。她自顾自地走过去,把猫抱起来。她原以为猫已经死了,想不到猫只是睡着了。猫被她一抚弄,醒了。它懒懒地看着抱它的陌生人,并不显得受到了惊吓。伊藤星子很高兴,笑了起来。

她的笑容加美丽,在那样一种肃穆的场合,显得格外的醒目和灿烂。而她对一只猫的爱怜,让见识了日本人凶恶的壶瓶山镇的民众感到特别

意外。

戏台下面，来参加葬礼的壶瓶山镇小学的学生，几乎都被这名特别的女人吸引。这些学生有中国学生，也有日本学生。

可学生们的老师却不一样。老师们的脸是板着的，包括校长魏书观，脸也像一块黑板一样。老师和校长的眼睛严厉地瞪着学生们，用眼神警告学生们：“你们这么看待一个日本女人是错误的。这是什么场合？这是即将开始的葬礼！你们的表情跟葬礼的气氛严重不符合，你们的注意力应该、必须集中到戏台中央的遗像和棺材上。”

但学生们已经为伊藤星子着了迷，他们完全忽视了老师和校长的警告，依然全神贯注地观看着活泼漂亮的日本女人和她怀里的猫。他们在这样一个本该庄严、懊丧的场合，显得心不在焉。

当然，显得心不在焉的，还有多数壶瓶山镇的民众。

这一切，自然是被伊藤大佐看在眼里。但是，流露在他眼里的失望，却不是针对天真无邪的小学生和好奇的民众，而是对自己任性的女儿。可是，对于自己宠爱的女儿，拿她的任性有什么办法呢？

伊藤大佐急忙指示葬礼立刻开始。

主持葬礼的是石门县县长朱道弘。他首先请陈敬斋省长宣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兼“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会长汪精卫的唁电。

陈敬斋读完唁电，朱道弘县长接着说：

“下面，请大东亚共存共荣示范镇壶瓶山镇镇长郑庭铁致悼词！”

在众人集聚的目光中，一个年逾五十的男人走上前台。他形态软弱，略显猥琐，步子慢腾腾地走了好久，才到扩音的话筒前，竟然还有些气喘。

这个形态软弱的男人的上台，却集中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别看他人瘦弱，又不过是一个镇长，但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自从壶瓶山镇变成“大东亚共存共荣示范镇”；自从日本人开动的宣传机器大肆渲染，郑庭铁——这个“民选”的镇长，因为在镇长的前面，加了

“大东亚共存共荣示范镇”的字眼，他的名字，已经飞出壶瓶山镇，蜚声海内外。对这样一个镇长，你可以抬举他，也可以轻蔑他，褒也可，贬也罢，就是不能忽视他的存在。因此，这个瘦弱老头的出现，竟比刚才出现的日本美女，更吸引人的眼球。

只见郑庭铁站在扩音话筒前，比话筒还矮了半截，如果要对准话筒讲话，要么把话筒降下来，要么就得踮起脚。但是他没有动作，可见他不想把话筒降下来。然而也不见他踮起脚。

难道郑庭铁相信与他形体同样软弱的声音，足以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吗？

壶瓶山镇小学校长魏书观担心地看着台上的镇长。只有他知道，他的担心跟别人的担心不一样，大不一样。

根据葬礼的议程，郑庭铁镇长讲话之后，将是学生们唱日本歌的时间。而根据“家里人”的安排，在孩子们的歌声响起来的时候，将有一颗子弹，借着歌声的掩护，从不远处的阁楼上射出来，直奔汉奸郑庭铁的脑袋。

而这颗子弹，能准时准确地击中郑庭铁的脑袋吗？

魏书观不安地看着郑庭铁，等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不远处的骑楼上，一扇雕花的木窗裂了一道缝，黑洞洞的枪口隐约可见。

郑庭铁咳嗽了两下，看上去他准备讲话了。

人们原以为郑庭铁镇长会从口袋里取出准备好的稿纸，照着稿子念。但是他什么动作也没有，只是两手相握着，放在腹部。他打算就这么实打实地说话。他果然就这么说了：

“诸位官兵，诸位记者，诸位壶瓶山镇的镇民，今天……”

朱道弘县长这时跑过来为郑庭铁镇长降下了话筒。

郑镇长的声音被扩大起来：

“今天是壶瓶山镇一个黑暗的日子。因为，今天在这里举行两名日本士兵的葬礼。伊三、森山这两名日本士兵为了杀掉油榨河里的鳄鱼，反而被鳄鱼所杀。我作为壶瓶山镇的镇长，为这两名异国士兵的生命葬送在我壶瓶山镇界内，感到悲痛。为此，我郑某献出了两口棺材！这两口棺材本来是为我和我贱内两口子准备的，但是，我们心甘情愿地把它们献出来，厚葬这两个年轻人。”

川村中佐听得出郑庭铁镇长话里有话，不对味。他皱起眉头。朱道弘县长见状紧张，使劲朝郑庭铁挤眉弄眼。但郑庭铁压根没看见，继续说：

“我认为我捐出这两口棺材是值得的，因为我想日本士兵比我和我的贱内更用得着它们。”

川村中佐脸上青筋暴起，他显然怒不可遏了。在他要跳上台制止郑庭铁镇长的冒犯言语时，被伊藤大佐拦阻。显然，伊藤大佐在包容自己的老朋友郑庭铁。

郑庭铁的发言连魏书观也觉得意外，他没想到郑庭铁会把自己和自己老婆的棺材捐出来。他琢磨郑庭铁的话，觉得有一丝悲壮的情绪在里面，也许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郑庭铁镇长说：“如今中日交战，日本的铁蹄踏遍大半个中国，我壶瓶山镇也在日本军占领和控制之中，所幸壶瓶山镇至今未受炮火侵袭。我郑庭铁虽为壶瓶山镇的镇长，但还是个下人、老朽。我没有汪精卫主席那么一副求存求荣的骨头，也不理解何为共存共荣。我只知道我是个中国人。既然作为壶瓶山镇的镇长，那么，保护壶瓶山镇百姓家园不受毁灭，生灵不受涂炭，是我的职责。至于老朽我，是生是死，早已置之度外。”他沉吟一会，“今天，两名不幸罹难的日本士兵，他们的尸骨没有运回日本，而将葬在我们壶瓶山镇，这是为什么？我理解，是为了让壶瓶山镇记住他们，不忘记他们是怎么死的。但是终归有一天，我相信他们的尸骨一定会

返回自己的国土,得到真正的安息。我的话讲完了。”

台下鸦雀无声。尽管郑庭铁镇长的讲话,让许多人听出话中有话,听得明白,有的还听得激动、感动,但就是没有人愿意出声,就连曾怒不可遏的川村中佐,在这个时候也不再冲动。

接下来,该是学生们唱日本歌的时候了。

突然,一个日本兵急急地赶到伊藤的身边,将一张纸条交给伊藤。伊藤一看,脸色大变。他一阵咕噜,日本兵四处散开。

两个日本兵冲上台去,用身体挡住郑庭铁,将他架起。郑庭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说道:“你们要干什么?”

伊藤大佐也已来到郑庭铁身边,对他说:“有人要杀你。”

郑庭铁扫了一眼台下,他看见台下一片慌乱。校长魏书观忙着维护学生们,阻挡他们不要乱跑。

不远处那扇雕花的窗口,又轻轻地关紧了。

现场很快就布满了日本兵。不光是现场,整个壶瓶山镇的大街小巷,到处是皇协军和日本兵慌乱的脚步。

现场重新安静下来。郑庭铁还留在台上,只不过被日本兵严密卫护着。他坐着,面无惧色地透过日本兵的腋窝看着台下,台下的人们却无不诚惶诚恐。一些已经跑掉的中国人又被日本兵驱赶着回到场地。这个场面是他始料未及的,尽管他知道他这个所谓的汉奸镇长,是一定会有人要杀他的。即使他不是汉奸,恨不得要他命的人也有,只不过他没想到,要杀他的人竟然选择在日本人警备森严的场合动手。这是为什么?为了制造影响、轰动?是的。我郑庭铁要是在这种场合被打死了,可以向公众证明,这就是汉奸的下场!可我是汉奸吗?我是什么汉奸呀?我比任何人都痛恨日本人!有谁知道呢?我要是死了,连装尸体的棺材都没有了。

郑庭铁想着,他的目光最后落在台上两口漆黑的棺材上。

朱道弘县长跑过来,战战兢兢地对伊藤说:“伊藤大佐,我看还是早点

结束吧。学生们唱歌,就免了吧。”

伊藤看着他,点了一下头。

朱道弘县长走上前,把嘴凑到话筒边,大声宣布:

“现在,起柩!”

十六名大汉分别抬起了两口棺材。在人们的凝望和注视中,两口棺材像两副大轿,被抬下戏台。街上冷冷清清。两口棺材穿街过巷,最终它们将被抬往镇子外草木葳蕤的山冈,埋在山冈上。

壶瓶山镇的人们心里觉得,日本人只有埋葬在那山上,才成为真正的日本鬼。

第三章



伊藤大佐设宴招待出席葬礼的记者和军政要员，以及他在壶瓶山镇的老朋友们，还有镇上的老人。

宴席摆在镇长郑庭铁家的庭院里。为晚宴忙碌的人来回穿梭着，他们在做筵席开始前的准备。

郑庭铁脸色铁青，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手里的一杯茶已经没有热气。

刚才，他被日本兵护送到家。孩子的奶妈一见到他，就扑上去哭了起来。

奶妈说：“老爷，您可回来了！吓死我了，老爷！”

郑庭铁说：“怎么啦？你哭什么？”

奶妈双手合十说：“谢天谢地，您可平安回来了，老爷！您这么个大好人，是哪个天杀的想要你的命啊？”

郑庭铁一愣，说：“你知道什么？听谁说的？”

奶妈说：“给皇军的纸条是我送的呀。”

“纸条？”

“您出去不久，有人从门外塞进一张纸条。胡管家打开一看，说有人要杀老爷。我们害怕极了。我急忙跑出去，把纸条交给镇上的皇军，要他

们赶紧报告伊藤。”奶妈说，她搓着胸，像是心跳停止了，要把它给搓动起来，“菩萨保佑，老爷没事。”

郑庭铁故作镇定，“我没事。”

奶妈说：“先是女儿，后是儿子，现在又轮到老爷您……”她又哭了起来，“您要是再有什么闪失，老天可太作孽了！”

郑庭铁说：“这不关老天的事。”

奶妈说：“可无缘无故，无冤无仇的，健春和健开……”

“夫人知道今天这事吗？”郑庭铁打断奶妈说。

奶妈看了看后院的方向，摇摇头。

郑庭铁说：“你和胡管家把嘴管严实了，千万别让她知道。”

奶妈点头，忙去了。

郑庭铁走进客厅，一屁股坐下，脸色渐渐铁青起来。到底谁想杀我？又是谁救了我？他陷入沉思。

正在这时，川村来到郑家。

今天发生的事让川村非常恼火。在葬礼上，郑庭铁的一番话让他暴跳如雷，他甚至怀疑郑庭铁对皇军的忠诚，本来想当场给他好看的，但是随后发生的有人要杀郑庭铁的事又使他觉得郑庭铁很可怜，辛辛苦苦帮皇军做事，到头来还有性命之忧。最让他感到恼火的是自己负责筹办的葬礼因为有人要行刺而沦为一场闹剧。因为这，葬礼刚刚结束，伊藤大佐就当着很多人的面，劈头骂了他一通，说他放松了警戒，给刺客可乘之机，差点酿成大祸。伊藤要他彻查到底是谁想要杀害郑庭铁。他将他收到的那张纸条交给川村，说：“这张纸条从天而降，我希望你尽快找到它的主人，因为，字条的主人肯定掌握很多你我都不知道的秘密。”

川村停了下来，他拿出那张纸条，递给郑庭铁。

郑庭铁看见纸条上写着：

有人要在葬礼杀郑庭铁